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八十回 通關節花錢遭巨騙 捐道員拜客出風頭

且說石升低低的向康己生說道：「這鄭大老爺今年點了第一房房官，又和副主考汪大人是同年，方才這個家人對小的說道，只要有銀子，拿得定就是一個舉人，並且還可以同著去見鄭大老爺當面交代。家人想這條道路倒還穩當，所以同他來見少爺的。」己生聽了，便說叫他進來。當下石升便去同了那陳貴進來。向著己生也把腿略彎一彎，算是請安，便站在旁首。己生看陳貴時，面目清秀，舉動伶俐，卻像一個現任州縣的親隨，當時問道：「你同我家人說的那件事兒，你要多少銀子？到底穩當不穩當呢？」陳貴走上前一步，輕輕的說道：「這銀子原不是家人要的，就是講定了數目，交銀子的時候也得你少爺自己交給敝上，省得要經別人的手兒，只是這數目敝上說一定要三千銀子，如或短少是不必去說的。」己生道：「三千銀子，我不好去捐個知縣，不比買這個舉人好的多麼？」陳貴道：「這是你少爺自己的名氣，中了舉人，體面卻好得多了，即如少爺今年中了舉人，明年還要中進士，點翰林，將來一樣也好放得學台主考，這是不能說的，你少年自己打主意就是了，我們當家人的還能勉強著辦麼？」己生聽陳貴這一番說話講得十分中聽，便道：「只要一定靠得住，我就出三千銀子也不算什麼，但只能先付一半，放榜之後，再行找足如何？」陳貴道：「這一半的說話，家人卻不敢答應，請你少爺到我們公館裡頭去當面說就是了。」己生道：「也可以，我立刻和你同去。」便換了衣冠，坐著轎子，因為恐怕招搖耳目，只帶了石升一人，陳貴也跟在轎後。

轎子走到武定轎左首，說是到了，只見陳貴搶先一步趕進大門。石升便拿著治晚生的名帖，跟著陳貴走了進去，那轎子就在大門外暫時站住。己生在轎中看時，見這門樓高大，彩畫輝煌，大門上貼著一張朱箋，上寫著「特授淮安府桃源縣正堂鄭公館」幾個大字，又有兩張朱箋貼在兩旁，寫著「迴避」，那字寫得鐵畫銀鉤，十分的端麗，卻像個玉堂中人寫的。正在觀看，忽聽得遠遠的喊了一聲「請」，便有□來個人接連連的喊出來，早聽「吱」的一聲，兩扇中門分開左右，陳貴立在門內，手中舉著名帖高聲道「請」。己生的轎子便由中門進去，到了大門下轎，陳貴在前側身引道，到了花廳便又退出去了。己生坐在花廳等了好一刻，才見陳貴又來把簾子高高打起。那位鄭大老爺頂冠束帶的走了進來，背後跟著四五個當差的，己生連忙恭恭敬敬的行下禮去，鄭公卻止還半禮，起來讓坐，早送上茶來，彼此又打一恭，方才坐下。

鄭公先開口道：「尊帖本不敢當，只因小價來說，吾兄有事來此商量，將來不免有個師生之誼，兄弟卻有僭了些。」說輕呵呵的笑了。己生又著實謙遜了一番，方才抬頭看時，只見鄭公花白鬚鬚，方面豐臥，眉目清朗，舉止凝重，言語安詳，稱得起個官場的品格，便又把要買關節的意思說了一番。說到先付一半的話，鄭公便截住道：「這件事兒，原是大家取信，不必勉強。況且兄弟的意思不過想要多收幾個門生，並不是於中取利。既是我兄尊意不甚相信，竟請吾兄別尋道路，兄弟倒並不介懷的。」己生碰了這個釘子，便慌了道：「既是公祖這般說法，治晚何敢有違？立刻就將該項當面交割，省得另日叫人送來。不知公祖的心上怎樣？」鄭公聽了道：「這個也悉憑尊便，兄弟不便攪掇的。」

當下己生主意已定，使叫石升進來，叫他到錢莊去開銀票，石升飛一般的去了。

不多時已經回來，把一張銀票雙手遞上，己生看了不錯，立起身來，雙手又送與鄭公。那鄭公卻不自己用手去接，只向著背後的家人把嘴努了一努，就有一個俊俏跟班上來接去。己生見話已說妥，便起身告辭。走出花廳，又說了兩句叮囑的話，大約是怕他落空的意思。不料這位鄭大老爺卻拂然不悅，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兄看得人太不值錢了，難道我這桃源縣知縣，止值這三千銀子麼？」己生吃了一驚，連聲「不敢」，打拱告辭。他送到滴水簷前，就不往外送，遂把身子躬了一躬，大搖大擺的踱進去了。己生上轎回寓，雖然花了三千銀子，心上卻說不出的得意。

在寓中休息了幾天，早已場期到了，石升便料理考籃、風爐、書本、茶食、油布、號簾，一一停當，初八日五更就叫了己生起來，五六個家人前後簇擁的出門而去。

到了貢院，領了卷子，石升是來過幾次的，便當先引路，揹著書箱，依著卷面上刻的字號尋著了號子，替他解了考籃，釘好號簾，鋪好號板，又把風爐拿出來燒了炭，燉好茶水，方才一齊出去。己生到了號內，只見通共只有一張方桌的地方，吃，喝，睡覺都在裡頭。己生是在家受用慣了的人，何曾受過這般苦楚？覺得坐立不是起來，焦躁了一回，也是沒法，只得捺住了心，勉強睡下，卻倒睡著了。直睡到午後方醒，已經聽得明遠樓上的號筒不住的嗚嗚價吹，吹手不住的吹打，遠遠的又聽得炮聲，想是已經封門了。腹內卻覺得有些餓起來，便叫號軍取開水來，將帶的風米泡了兩碗，又取出路菜火腿、薰魚等胡亂吃了一頓，便又呆呆的坐在號中。

聽得外面的一班考生呼朋喚友高談闊論的十分熱鬧，己生也不去管他，到晚間又隨便吃了些茶食，便自睡了。

約莫四更時分，己生正在睡熟，忽覺有人在他身上連連的推了幾下。己生糊裡糊塗的還認是在自己寓中，不知何人把他推醒，心中大怒，坐起身來方欲罵時，頭上「擊冬」的一聲，早把自己的頭撞了一下。這一下，直撞出一個疙瘩來，方才記得是在場內，自己不覺好笑。連忙看時，卻是號軍送了題紙來了，便手接題紙，點起火來看時，只見頭題是「大哉聖人之道」，二題是「此之謂大丈夫」，三題是「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」；詩題是「諸君何以答昇平，得平字五言八韻」。

己生看了，卻呆了一會，覺得這幾個題目不知從何處做起，只得鋪下草稿，定心做去。

早過了一天，已是初□日午後了，己生剛做了頭次二題，第三題尚未做完，早見鄰號的人紛紛交卷，外面已放二牌。己生惟恐來不及抄寫，便急忙忙的把一文一詩湊完，連忙取出卷子謄真。好容易謄到第二篇，正在悶著頭寫，忽見幾個人掀起號簾來，抬頭一看，見這一班人都戴著紅纓大帽，又有一個拿著一個大號筒照著他的面孔，嗚嗚的吹。己不知何故，倒著實的吃了一驚，急問時，方知是淨場催繳卷的，心中越急，越寫不上來，勉強潦潦草草的亂了一陣，抄完了去交卷時，場中早已靜悄悄的不多幾個人了。連忙收拾了考具，叫號軍揹著到龍門口，自有人接出大門。大門之外，石升帶著眾人等得不耐煩，見主人出來，急搶上來接過考具。坐上轎子，回寓便睡了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二三場一樣的進場，草草完事。□六日出場，己生累得狠了，足足睡了兩日，方才起來。又過了四五天，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。到家之後，把那似通非通的文摘，抄了幾篇送給親友觀看，自以為花了三千銀子，這個舉人是穩穩的飛不到別處去了。那各親友中也有些見識的，見己生的文稿都暗暗的搖頭，卻當面不肯說出，只是一味的奉承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已過了九月□五，差不多要放榜了。到了放榜的前一天，算計五更可以得信，康己生便約了各家親友，治了酒肴，大家歡呼暢飲的在那裡等榜。己生做了主人，高談闊論的只在那裡背他的場作，又搖頭擺尾的道：「若說這樣的文章試官不中，今年常州府內就沒有可中的人了。」各親友聽了免不得附和一番。大家飲酒至三更光景，又叫了幾個土娼來陪酒，彈起琵琶唱了幾支京調小曲，說說笑笑的不知不覺已有五更。只見石升飛跑進來道：「外面報房已經開報，我們還沒有報來，只怕少爺中在五名之內呢。」說猶未了，早聽得遠遠的鑼聲自北而南，鏗鏘的敲過來，己生不覺直立起身，竟向門外迎去，各親友也隨後跟來，到了大門之內，眼睜睜的看著那一班敲鑼的報子走了過去，竟是頭也不回。己生便覺得心上有些把不穩起來，卻還倚著走過門路，不至落空，或者竟中在前面也未可定，便又大膽起來，重新進去，再邀親友們飲酒。

眾人見報人不來，心上都道是沒分的了，面上還不肯露出來，依舊在那裡敷衍著他，樂得開懷暢飲。只有己生等了一會還沒有信息，身子雖坐在席中，那心上就如□五個吊桶打水一般。……□七上八落的，面色青黃不定，看他那個樣兒，煞是難過。

延挨了一會，早已天色大明，東方日出，眾親友見此光景，料難再留，各自起身告別。免不得說幾句套話，安慰己生道：「功名遲早有定，下科一定高魁，那時再叨喜酒。」己生沒精打采的送出大門，彼此一拱而別。己生回到書房，心上越想越氣，便把石

升叫來大罵了一頓，嚇得石升諾諾連聲，跪在地下自家認罪。原來這件事兒，卻是南京的一班騙子做的圈套，石升並不得知。康己生又是個尋常紈袴，那裡看得出什麼人情世故，所以剛剛的著了道兒。當下己生把石升罵了一頓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罷了，悶悶的坐在家裡。

坐了幾天，就有一班朋友勸他不必應試，越著現在捐例大開的時候，不如竟去捐一個官，你又不是捐不起的人，就是捐個道台也不是什麼難事。己生聽了如夢方醒，恍然大悟，便和他父親康太守說了，想要捐個道台。這位康太守素來溺愛己生，那有不聽？果然拿出錢來交給己生，托人上兌。己生要圖體面，索性加了一個二品頂戴，差不多也花到一萬三四千銀子的樣兒。從附生上一報捐道員，卻是從來沒有的，也算得一件奇聞。更兼康己生自從捐官之後，自己想想不過花了一萬多銀子，居然就是惶惶的一個大員，□分得意，整天的帶著珊瑚頂，拖著孔雀翎，大搖大擺的坐著轎子，在街上拜客。卻想著自己現在是個道台，照例要坐綠呢轎子，方合大員的體制。無奈這綠呢轎子無錫城內竟是借不出來。己生的性兒又是今天等不到明天的，□分性急，只得到喪衣店裡頭，賃了一乘綠呢四轎，坐著拜客，別人看見他這般怪相，沒有一個不是掩口葫蘆。康己生那裡曉得？還是揚揚自得，榮幸非常，一連拜了幾天客，便要打算進京，去辦引見到省的事情。

那時已經有了輪船，甚是快當，不多幾日已到北京，暫住在一個同鄉家內。這同鄉也是一個京官，叫馬申甫，少年點了探花，不多兩年就用了軍機章京，推升了達拉密，那一班軍機處的王爺、中堂們多器重他。康己生住在他家，曉得他是中堂們的紅人兒，竭力拉攏，又把自己的女兒許給他的親姪兒，後來又不知怎的，康己生居然走著了章鳳藻章中堂的門路，送了一份厚禮，把章中堂拜作老師。章中堂倒甚是器重這個門生，給他一個明保，康己生就頓時的顯赫起來。不多幾時，放了一任天津道，章中堂又在裡面照應著他，便又調了江蘇上海道。□多年的光景，康己生熬煉資格，論俸推升，競直做到江西巡撫，這真是「孤始願不及此，今及此，豈非天乎」了。康己生在天津道任上的時候，還有許多帷薄不修的醜事，傳播官場，沒有一個不曉得這位康觀察的笑話。料想列位看官也有些曉得，用不著做書的在下替他一一宣揚，這一回書卻就是《九尾龜》的全書結局，諸公若一定還要打聽這位中丞的歷史，或者待在下費些筆墨，再續他一部出來，現在卻是限於篇幅，只得就著這些事跡，作個《九尾龜》五集的收場。

本來在下這部小說雖然名叫《九尾龜》，不過是借著他作個楔子，究竟並不是嫖界醒世小說的正文。看官們不要認錯了在下作書的宗旨，正是：

一把辛酸之淚，回首銷魂；□年風月之場，現身說法。